

且說請人看戲

雙城記

何冀平

演我的戲，我一般不去出現場，除非必要，北京是我的主場一定要到。演戲不是寫戲，我不會累，分票請人看戲才累，累心。眼下演出方要的是「經濟效益，成本結算」，不論你是誰，就是主創，一人一場只給一張票，這種票叫工作票，何謂工作票？票上沒有「銀碼」，註明「工作票，不可出售」，就是工作票，除此之外都是購票。離開始演出還有兩個月，聯繫人就急着問我：「你要買多少張票？」

請人看自己的作品、戲或者電影，是做我們這一行的慣例，請什麼人看心裏是有數的。有些人，十分在乎特別想請，如果不能來會很遺憾；有些，平日少見面，來看戲劇場見一面，報告一下這一階段本人的所做所為；有些要答謝的，看戲比請吃飯有意思得多，也難免會有忘記遺落，竟然在劇場見到了，格外驚喜，真是知音。在北京和以往一樣，想請的、該請的、要請的，都照慣例請，接到邀請的都很高興，知道請的人可以不來看戲，我很高興。使我意料不到的是，有個別邀請的「人」，以牽強的理由推搪，使人費解，是誤會嗎？從來是他人誤會我，我極少誤會他人，因為我這一生做的就是研究人的工

作。我終於明白了原因，個別人以借口不來看戲，是看了「某某書」上對戲的惡評。這台戲，從開始演出第一場，就遭遇「黑粉白粉」出自不明所以的目的肆意詆毀：明明根本沒看過戲，卻能編出一堆污點；明明不懂，卻能講出低劣不入流的之乎所以，還自以為是「行家」，津津樂道。對這些，我一向不以為意，我們做的這一行俗稱「開口飯」，就是說，你開口，就得允許別人開口，批評是正常的，但這種不負責任，出口傷人，不是批評幾乎是謾罵的所謂意見，攻擊的子彈槍炮刺刀，出自私心全無善意，非要刺出血來，把戲搞垮才算了其心願。近日曾看到，某部電影因為某個人講了幾句話，就掀起部分人暴風驟雨式的攻擊，為此，我一到北京，先去影院看這部電影，拍得有水準並不差，可見其中部分人是有意為之的網暴。

我相識的個別人「中了招」不來看戲，說明已經被忽悠到真假不分，良莠不分，被裹挾、被迷惑，不加分辨，我擔心的是，不來看戲，我很高興。使我意料不到的是，有個別邀請的「人」，以牽強的理由推搪，使人費解，是誤會嗎？從來是他人誤會我，我極少誤會他人，因為我這一生做的就是研究人的工

此山中

鄧達智

一代巨星謝賢，人人敬愛的四哥，在踏入90歲高壽之前，告別塵世。秉承一貫瀟灑，噩耗傳來已是四哥離世、醫院停靈予至親參與、隨即運往火化，堅守一切從簡。

早於十年前，年長親戚離世，為避免麻煩眾多親友舊同事及學生，遺囑安排於醫院予近親送別，然後送到家族的墓園安息。這趨勢越來越受歡迎，不煩人、不煩己，親友有心自會安排悼念。四哥與同期出道的另一天王巨星胡楓（修哥），屬於戰後上世紀五十年代中期入行的幸運兒，修哥曾於某聚餐上說過：我倆跟好幾代女星在銀幕上都談過戀愛、拍過拖，甚至婚盟……

這話說得極對，胡謝二人入行未幾，便得到紅線女回歸祖國之前及花旦王芳艷芬（「唔嫁又嫁」結婚「退休」前）提攜，出任男主角，跟當年無人可及的兩大巨星演對手戲。

紅線女、芳艷芬之後，緊接拍檔鄧碧雲、林鳳、吳君麗、嘉玲、丁瑩、南紅、江雪等均是上世紀六十年代女一，四哥跟同屬光藝電影公司的嘉玲及南紅拍檔幾乎無日無之。那些年市民娛樂選擇不多，去戲院嘆冷氣看電影成為最熱門的消閒節目，紅星們映期排得非常緊湊，像四哥及修哥級數，在港澳地區東南亞眾多戲院，絕對每天日夜跟觀眾見面。

謝賢跟當年女友嘉玲拍檔的電影，尤其悅目。一對熱戀中的愛侶，演起

四哥

戲來相得益彰。嘉玲的超凡美麗與不比一般的衣着打扮，縱使日後被公認為華語電影無出其右的時尚ICON蕭芳芳，也對嘉玲致以極高敬意。謝賢的衣着打扮同樣走在時代的尖端，二人在銀幕上出現，簡直是時裝資訊尚未隨便獲致年代的「時尚啟示錄」。

六十年代中期以後至七十年代，陳寶珠、蕭芳芳所向披靡的世代，流行事物已經走進「阿哥哥」（AGO-GO）。四哥、修哥從銀幕上跳交誼舞到慢四和快四、牛仔舞、「查查」等，直落陪伴陳寶珠、蕭芳芳、薛家燕、王愛明、馮寶賢跳「阿哥哥」！

電影進入電視世代，四哥拍阿姐汪明荃次數最多，跟米雪、黃杏秀等都拍過對手戲，於影視圈真正貫穿紅透70年。

曾經在蕭芳芳感謝眾友齊撐「護苗基金」的聚會上，問詢已屆六十開外的四哥，如何將身材操得弗到漏油？

金句：吃得仔細，行得正坐得直，每天一百下掌上壓，如此而已。

四哥一路走好！踏上仙遊旅程，能有兒女、孫兒陪伴身旁，誠福氣滿滿。



●年輕英俊的謝賢與嘉玲，宛若神仙眷侶。
作者供圖

整理家居又關玄學事

發式生活

商合余宣發

我是個生活簡單的人，偶爾約朋友食餐飯，過着平凡生活，所以經常會留在家中。但最近我發現一個問題，家裏總是堆滿「以後可能用得到」的東西，抽屜一拉開就像時空亂流，衣服永遠疊不好，桌面永遠有執不完的東西，客廳的椅子上掛滿着穿過的衣服。

今天我想聊聊一件我最近在努力的事，就是「整理家居」。不是那種一夜之間變身極簡大師的戲碼，而是帶點享受、慢慢來，卻發現連家裏的「磁場」都跟着改變了。

我以前總覺得整理家居就是打掃衛生，擦擦桌子掃掃地而已。直到接觸到一位外國家居整理師Linda Thomas的書，她是位從事清潔工作超過30年的專家，出了多本有關整理家居的書籍。她沒有教你用什麼高科技工具，而是把清潔當成一種「照顧」空間的愛，對自己生活的覺察。

看完後我心想：「原來我家不是亂，是能量被擋住了。」她強調，家居不是死的背景，而是活的能量場。它會反過來影響我們的心情、健康，甚至運勢。堆滿雜物的角落，像堵塞的河道，氣流不順，人的心也跟着悶。反之，當你開始整理，把不需要的東西清掉，讓空間「呼吸」，磁場就會慢慢轉變。那種感覺不是迷信玄學，而是實實在在的。例如房間亮起來了，人走進去也覺得輕鬆許多。

所以上星期開始，我拘起心肝整理家居。我先從最讓我煩的那個角落「書桌」開始。那裏堆了各種發票、舊筆，不知道哪來的充電線，還有3本只翻了前十頁的書。站在門口看一眼，我就問自己：「這些東西真的還需要嗎？」按照她的建議，我準備了3個垃圾袋：一個放要歸位的，一個放可以送人的，一個放暫時不確定的，而破損的直接丟。不只是書桌，我還整理衣櫃。那些從來沒有穿過的衣服，看似差不多的褲子，無數印上不同圖案的T恤，大大話話每樣也有幾十件。我決定要把它們減少一半。丟掉或捐掉後，衣櫃裏的空間多了，選衣服時心情也變好。

因為我的夢想是好像走進服裝店，衣服整整齊齊掛起來，很容易便可以找到想要穿的衣服。以前早上打開衣櫃像打仗，現在像逛自己的小服裝店。當然，我不是完美主義者。整理到一半我還是會偷懶，喝杯飲品發呆刷刷手機。整理家居改變磁場，不是什麼速成魔法，而是日積月累的照顧。它讓我們學會放下，學會珍惜，也學會對自己和生活的空間多一點愛。

江西的中華文化底蘊

獨家風景

呂書練

對包括我在內的許多港人來說，提到江西，第一印象就是紅色。然而，當你走進其各大小城鎮留下的歷史街區或街道，以及各大博物館記載的歷史真跡，你會發現，江西的中華傳統文化內涵遠比想像中豐富，可謂王勃（「初唐四傑」之首）在《滕王閣序》中稱其為「物華天寶、人傑地靈」的好地方。

江西人感慨，作為中國近代革命的重要搖籃，江西被譽為「將軍省」——資料顯示，在新中國的開國將帥（上將、中將及少將）中，江西籍人數達327人，位居全國榜首。但躋身中央級的贛籍政治領袖比例卻不多，較知名的是在35歲就義、在獄中寫下《可愛的中國》《清貧》等不朽篇章的方志敏（上饒市弋陽縣人）和開國上將、著名的《長征組歌》詞作者蕭華（贛州市興國縣人）等。

然而，五千年中華文明雖在中原地區創生，卻也在江西境內散葉，尤以宋明時期達到巔峰，不管是「儒釋道」，還是「文藝科」。所以，歷史上的贛籍文化名人可不少，包括「田園詩派」鼻祖陶淵明，「唐宋八大家」之三歐陽修、王安石、曾鞏，理學家朱熹，心學創始人陸九淵，北宋詩人兼書法家黃庭堅，南宋狀元文天祥，明代戲劇家湯顯祖，明末清初畫家八大山人等等。

細說星光

叢仁

內地劇《百花殺》近日上架，其核心張力始於一場水底的頂層權力置換。改編自錦凰小說《我花開後百花殺》，孟子義飾演的昭寧郡主顧青桢，在湖邊邊緣與信王妃沈汐和完成了魂魄交換。從此，她頂着蕭國公嫡女的高貴皮囊，內裏卻裝着一個背負滅門之仇、歷經生死的成熟靈魂。這種「靈魂升級、身份錯位」的設定，宛若現代職場中那些空降高位、卻必須隱藏真實履歷與意圖的女性領導者——她們手握權柄，卻必須在新的身份標籤下，重新證明自己的合法性。

孟子義在此版中的演技是劇集亮點。她必須在同一具明艷的將門千金軀殼內，收斂顧青桢原有的驕縱，注入沈汐和特有的冷漠與深沉。這種在「少女皮相」與「權謀魂魄」間的無縫切換，恰如現代女性在傳統性別期待（被要求溫柔、天真）與職場生存法則（必須冷靜、果敢）之間的撕裂與平衡。她演活了那種「借屍還魂」後的清醒，這具身體是蕭家的，但這顆心與腦，不會任人擺布。

沈汐和選擇以顧青桢之身活下去，並非尋求庇護，而是一場精準的政治對賭。她與何與飾演的東宮儲君蕭華雍之間的關係，更是擺脫了古偶濾鏡。何與將太子偽裝的病弱與內裏的野心演繹得絲絲入扣，他看穿了這具身體裏的靈魂並非原本的顧

作為省府，南昌市不算是大城市，市區常住人口大約350萬人，正在營運的地鐵線僅4條，屬中國二線城市。但其建城史卻逾二千二百年，在市區和市郊，有江南三大名樓之一的滕王閣、繩金塔、萬壽宮歷史文化街區、八大山人紀念館和海昏侯墓等名勝古蹟，後者被中科院評為2015年中國考古六大新發現之一。

由於預計乘車前往海昏侯墓遺址參觀的當天適逢暴雨，我們只好取消行程，改到江西省博物館參觀，因為這裏有不少海昏侯墓和新干大墓（位於中部新干縣大洋洲鎮）出土的珍貴文物，包括鎮館之寶——商代雙面神人青銅頭像。該頭像是迄今所見商代唯一、也是目前考古發現中唯一的雙面造型青銅頭像。因其造型獨特，更成為省博物館標設計來源。

根據館內引用國家文物局評語，新干大墓是中國出土青銅器最多、種類最豐富的大型商代墓葬，與河南的殷墟婦好墓、四川的三星堆祭祀坑並稱為商代青銅器三大發現，「重塑了中國青銅時代文化格局」。

在我們步伐緊湊的行程中，在多個城鎮都見到不少大型宗祠，包括上饒望仙谷內的胡氏宗祠、浮梁縣遙里古鎮的程氏宗祠等，而且，這些宗祠都展現了嚴密的宗法觀念、祭祀儀軌及深厚的儒家倫理化功能。當然，江西最核心的文化精髓，當屬景德鎮的「瓷文化」和以白鹿洞書院為代表的「書院文化」。（贛皖行之二）

《百花殺》中的孟子義

青桢。二人從相互利用到生死相託，實則是兩個頂級權謀者在「你是我妻（名義上）、亦是政敵之女」的現實中，進行的一場關於信任與權力的交易。這種關係模式，極易引發現代女性的共鳴：在婚姻或合作關係中，如何在不對等的權力結構下，憑藉智力與韌性，爭取到平等的話語權與決策權。

劇中，張峻寧等特別出演構成的男性權力圖譜，將沈汐和逼入牆角。他們視她為一枚需要被掌控的棋子，唯有太子蕭華雍，看到了棋子體內那股足以掀翻棋盤的力量。這種孤立無援卻要絕地求生的處境，正是當代女性在「玻璃天花板」效應下的真實寫照——外界只看到你的標籤（出身、性別、婚姻狀況），卻看不到你的能力與野心。

《百花殺》藉由水底換身，探討的是「身份」的虛妄與真實。當沈汐和最終以顧青桢的皮囊執掌風雲，守護盛世安定時，她所證明的，是女性對自我命名權的終極回收。無論身處何種「皮囊」或被賦予何種「標籤」，定義自我的權柄，終須親手奪回。這不僅是一部古裝權謀劇，更是一曲關於女性主體性覺醒的時代頌歌。

●孟子義在《百花殺》中的造型。
作者供圖



一串數字

那一串數字，我一直記着。我把它寫在視頻號名字後面，像門牌號一樣。只有懂的人，才懂。

我的故鄉因修建水電站，沉入了龍湖。村莊、田野、山丘、那條長長的街道，舊輪渡，被腳步磨得發亮的石板碼頭，從此，再也見不到。

只要看到關於故鄉的照片，我都會一張一張收集起來，做成視頻，配音樂，發在視頻號裏。也把那些關於故鄉的文字，一點點寫下來，發表在報刊或公眾號上。说到底，就是不想忘記，那裏，曾經有過一個峰市。

那天，我在公眾號發了篇關於故鄉的文字。隨後收到一封長長的私信，字裏行間滿是鄉愁。一位叫阿銘的老鄉寫道：「博主，你好！當我看到你視頻號裏364118這串數字的時候，我猜想你一定是在峰市人。雖然這些老照片我在其他公眾號看過好多遍，但你做的這一段視頻，卻是讓我感觸最深的。我從小在峰市街長大，老家在下村，舅舅家在大園村。你做的視頻裏面，彷彿到處還有我小時候的身影。1998年第一批移民，那時候我還小。看着這段視頻，讓我回憶起我的童年，快樂的童年。就像自己還生活在那個年代，自己還是小孩子。每天晚上聽着汀江河的水聲入眠，白天沿着峰市街去上學，放學後排着隊走路回家。暑假裏，要麼在下村的小

溪游泳，要麼在大園村的小溪玩水。有時候也跑到汀江河碼頭，跟着大人去游泳、摸石螺子。」我讀着這些話，那些熟悉的畫面不斷在腦海裏湧現：峰市街、碼頭、江水聲、放學回家的孩子……我彷彿又回到了故鄉。心裏熱熱的，也酸酸的。

於是我們在私信裏聊了起來，聊着那些已經沉入水底的地名，故鄉就越來越清晰。親切，也惆悵。

遷到新村後，家家戶戶住上了新樓房。門口就是水泥路，去哪都方便。可走在平展的路上，總會想起雨天裏那條泥濘的小路；坐在舒服的馬桶上，也會想起故鄉那四面漏風的茅廁；洗衣機裏滾着衣服，卻再也聽不到溪水的嘩嘩聲、棹槳的啪嗒聲、女人們邊洗邊聊的說笑聲了。甚至夜深人靜時，還會想念村裏雞鳴狗吠的熱鬧，想念老屋的炊煙與風，想念那裏的一草一木。

想與故鄉見個面，只能做一場夢。夢裏它還是舊時的模樣——青瓦老屋安然佇立，房前後草木蔥蘢。灶膛裏的火正旺，鍋蓋縫隙裏冒着熱氣。一個翻身，醒了。方才還觸手可及的煙火氣，散了。再見，又不知是何時。沒了故土，心裏像是空了一塊。[364118]不只是一個郵遞區號，它成了故鄉最後的記號，記着一個沉入水底的地方，藏着我青春裏的秘密和那段靠書信相連的日子。那些信，從這裏

寄出，又在這裏收到。記得那時，看見那輛綠色的自行車從村口由遠而近，鈴聲叮噠作響，心就開始澎湃：今天，會不會有我的信？

少女的信件，像一個個謎。收到陌生的字跡，不敢馬上拆，得找個沒人的地方偷偷看。信還沒拆呢，就開始揣摩上了。看看字跡好不好看，看看寄信人地址熟不熟悉。若是寄件人只寫「內詳」兩字，同事們看見了，準會拖長聲音來一句：「哟——內詳哦。」

那時傳說，郵票的貼法藏着意思：正着貼是尋常，斜着貼是思念，倒着貼是「很喜歡你」的意思。到底誰定的規矩，沒人說得清。但大家都信，傳得有鼻子有眼的。說到底，不過是想從郵票的歪斜裏，讀出一點自己盼着的東西。信紙怎麼摺、摺幾道，各有各的講究。一個人的性格，全藏在摺痕裏了。每拆開一層，都像在剝一個秘密。等完全攤開，字一行一行看過去，心早就跳得不像自己的了。

[364118]存放着那些等信、拆信、心怦怦直跳的日子。存放着阿銘的童年——汀江水聲裏的睡眠，碼頭水花裏的夏天。存放着遊子從四面八方寄回來的鄉愁，也存放着無數峰市人再也回不去的從前。

如今，那裏的村莊不復存在，那裏的人們各散東西，但郵編還在，它遷到了新的地方。可在我們心裏，它一直連着水底的故鄉。

在凡間瀟灑走一回的謝賢

演藝蝶影

小蝶

舊地傳來謝賢的死訊，我有點震驚，因為傳媒好像沒有報道他患病的消息。香港好幾輩人都知道謝賢這個名字。他16歲入行，之後70多年在演藝圈工作，早已排位在大明星之列。

銀幕或熒幕上的謝賢總是那麼光亮耀眼：俊朗的臉孔、個儻的外形、翩翩的風度、瀟灑的氣質、豪爽的笑聲……無論是黑白粵語片《胭脂虎》的年輕青澀小子和《窗》的成熟浪子，或是電視劇《千王之王》的魅力四射盛年賭王，又或是電影《殺出個黃昏》的退隱老江湖，他在每個階段都散發出獨有的光芒。

我喜歡謝賢對自己身份的尊重。以前的明星每次亮相都打扮得漂漂亮亮，一旦現身即成焦點。時代不同，現時有些藝人在你身邊走過你也不知道，因為他們都穿得像普通人一樣。這是沒錯的，不過我還是喜歡明星在人前現身時穿得

像明星的傳統。謝賢就是這種執着尊重自己身份的藝人，不會因時代不同而改變自己的作風。

不過，我最欣賞的還是謝賢的品德和態度。你可能覺得一名情場浪子的品德不會太好吧？花花公子的形象真害慘了他。以前我也以為他是大情人，可是，當大眾把他與所有女朋友和妻子走在一起和分開的原因細看時，你會發現他從沒有在同一時間內有兩個情人，全都是認真真的交往，直至分手後才結識另一名女士。弔詭的是，形象浪漫不羈的謝賢在每段感情結束時，都是被動那方，真叫人大跌眼鏡。

難得的是，即使被女方負了，他從來沒說過女方半句壞話，與他分開的所有女性都與他繼續做朋友，甚至連她們後來的伴侶也與他相處得來，這非常罕見。因此，我最欣賞謝賢的口德。我們不但從未聽過他對任何伴侶有惡言，他亦從不為自己的壞情言作澄清。數十年

來，有關謝賢的傳聞甚多，有的更是很不堪。可是，他從來不作解釋或者指責對方造謠，只是笑罵由人，灑脫地面對謠言。謠言後來一一被事實攻破，原來是他這名真君子一直背着「渣男」之名保護女方的名聲。這份高尚的情操，不是很多男人可以做到。

熒幕上有很多形象瀟灑的男藝人，私底下的謝賢卻是真正瀟灑。從他的不同訪問中我認識到他很多人生的哲理，都是貫徹着他遊戲人間、認真便輸了、禍福無門惟人自召、塵沾不上心間的學問。他恍似有一顆七竅玲瓏心，看世情的心思最剔透，是爭名奪利的娛樂圈中最晶瑩的清流。當大家都在等着謝賢的喪禮何時舉行時，我知道他一定不會要這些繁文縟節。果然，他真的貫徹其灑脫風格，在火化後才讓兒子公布死訊，來得安去也寫意，千山我獨行不必相送。

謝四哥，你下一站將會到何處繼續逍遙瀟灑？願你去到一個好玩的地方。